

一艘邮轮是有限的，
但遇见一个特别的钢琴师呢？

一个沙漏是有限的，
但遇见一所特别的疗养院呢？

一片草场是有限的，
但遇见一个特别的牧羊人呢？

现实的世界是有限度的，
想象的世界是无涯际的。
无关年龄，无关贫穷。
不可限制，不可辜负。

本期主题： 想象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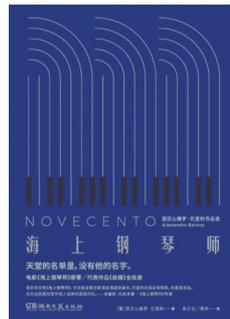


心如海上舟

【文/黄玉莹】

“

我有我的陆地，
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，
在一个北方男人的歌声中，
我对歌声施了魔法，
听见他的歌声你就可以看见，
看见峡谷，看见周围的山峰，
看见缓缓流淌的河流，
冬天的雪，以及夜晚的狼。



《海上钢琴师》

作者：[意]亚历山德罗·巴里科
出版社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出版年：2017-10

1900年，“弗吉尼亚人”号豪华邮轮上，一个孤儿被遗弃在头等舱，由船上的水手抚养长大，取名“一九零零”。一九零零慢慢长大，显示出无师自通的钢琴天赋，爵士乐鼻祖杰立·罗尔·莫顿专门上船和他比赛，也黯然离去。这一切都发生在海上，直到有一天，他想要在陆地上看看大海，但最终依然没有下船。后来邮轮被废弃、引爆，他也不愿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“弗吉尼亚人”号，对他来说，大地是一艘太大的船，是一段太漫长的旅途，是一个太漂亮的女人，是一种气味太强烈的香水，是一首无法弹奏的音乐。

再次摸摸这个故事，可能再次会为他心痛，但是读到结尾他的那句“别以为我不幸福”时，相信又会让你破涕而笑。有人说，亚历山德罗是营造浪漫氛围的高手。这部重量级电影的原著，文字的表达绝对没有影片那样充沛立体的表现力。但是你如果静下心来这部字数并不多的小说，你依然会觉得大脑掀起一阵阵惊涛骇浪。你可以用你的视角再去看看这个故事。

“

虽然无法回到过去，
但回忆会在
相似的情景下苏醒。
既然自己能想起，
对方同样也能。



《金色梦乡》

作者：[日]伊坂幸太郎
出版社：南海出版公司
出版年：2016-11

“青柳，你真摇滚！”读后脑子里只单句循环着这一句。伊坂幸太郎习惯以悲观的角度看待事情，同时也不想写让读者心情沉重灰暗的东西，于是决定去写“在悲观的舞台上努力活下去的故事”。所呈现的是一种远离纯文学但又并不循规蹈矩的，有如一匹还在成长、还未被驯服、还对某种信念抱有热血的小马般的文学。人生只有一次。让这仅有的一生充满想象力，再没有比这更加幸福的活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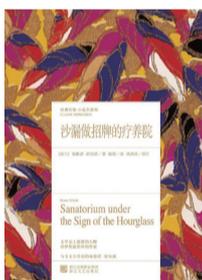
《金色梦乡》获山本周五郎奖时，评委浅田次郎给出了如此评价：“洋洋洒洒一千页，一直在奔跑、一直在逃离。主题、思想、哲学——这些千百年来被信奉为文学所必不可少的要素在它面前一无是处。我一直大张着合不拢的嘴，在不知不觉间和主人公开始了一场逃亡。”

作者跟随一家熟悉的哈萨克牧民深入阿勒泰南部的冬季牧场、沙漠，度过了一段艰辛迥异的荒野生活。这本书，便是这段生活最真实、最感动、最深入、最珍贵的全景记录。李娟是第一位描写哈萨克民族冬牧生活的汉族作家，她以饱含深情又不失节制的文字，呈现出阿勒泰最后的“荒野主人”冬季转场时的独特生存景观。

春天接羔，夏天催膘，秋天配种，冬天孕育。羊的一生是牧人的一年，牧人的一年呢？又是谁的一年？这绵延千里的家园，这些大地最隐秘微小的褶皱，这每一处最狭小脆弱的栖身之地……青春啊，财富啊，爱情啊，希望啊，全都默默无声。

“

堂皇典雅的大理石楼梯
从高处的中央平台
滚涌而下，到处泼溅，
似乎想施一个深深的屈膝礼，
聚拢并叠好它波浪般的长裙。



《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》

作者：[波兰]布鲁诺·舒尔茨
出版社：浙江文艺出版社
出版年：2015-5

有人说，舒尔茨是卡夫卡的孪生兄弟，是普鲁斯特沉默的一面。《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》里，舒尔茨直接动了时间的手脚，故事发生在一个恍恍惚惚的疗养院小镇，在这里，死去的人又活了，但是他们神情迟缓，日子恍恍惚惚，因为时间是偷来的。他把父亲送到了这里，和他一起度过了一段时光。这真是一个哀伤而温暖的故事。

翻开此书，进入文字，仿佛进入了一个梦，或者是一个雨天地面上的水洼所反射出来的倒影，这里充满琐屑和混乱，夸张和荒诞，同时也斑斓而恢弘。每个字都会在喉咙口咀嚼翻腾许久，如果打定主意做一个弗洛伊德式的福尔摩斯，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中读到些什么。

“

太阳未出时，
全世界都像是一个梦，
唯有月亮是真实的；
太阳出来后，
全世界都真实了，
唯有月亮像一个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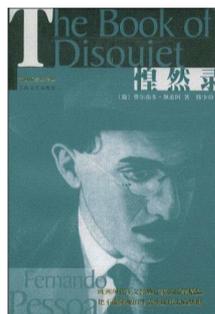


《冬牧场》

作者：李娟
出版社：新星出版社
出版年：2018-11

“

如果我留在来访者的
留言簿上的东西，
有一天被人读到并且
给他们的旅途助兴，那就不错了。
如果没有人读到它，
而且没有读到它的人们
因此而少一些扫兴，那也很好了。



《惶然录》

作者：[葡]费尔南多·佩索阿
出版社：上海文艺出版社
出版年：1995-5

《惶然录》表达的也是这样的主题：“已经不在乎用什么去爱或相信爱，宛如轮船进了海湾，停留在那里便是我的希望。”费尔南多·佩索阿的海湾便是里斯本的道拉多雷斯大街，他在那里长久地停留，作为一个小职员碌碌无为地生活着，作为一个非思想家的思想者思考着，作为一个不能不写作的人写作着。

有读者说：“费尔南多·佩索阿是少数几个没有吓跑我的思想者之一，因为我感觉他就是我的兄长，也许就住在我家的隔壁。”的确，他安于自己小小的社会角色。随遇而安，一颗心如海上舟，海又有哪一刻是真正停止的呢？所以，此舟初看貌似停留，细看何尝又不是一种坐地日行八万里呢？